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一九五回 解佛號高僧得白米 寄詩句和尚贈紅丸

話說周仁、周義將周信送進洞房，出來料理外事，突然新房裡棉花包似的擰出一物件。周仁奇異不過，就將手旁的一支燭火取下，同周又一望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小呆子褚彪。只見他兩手揉住腿，支了一嘴的黃牙齒，酒氣噴噴的嚷：「好的，好的，我不同旁人講理，我明日清祝三公、周仁兩個人茶館裡吃碗茶，把這個理講他一講。周仁，你在這裡說句直話，那日你同祝三公請我做媒人，我是怎樣交代的？我本言明在先，說做媒則可，要照俗語上『新人進了房，媒人擰過牆』這兩句話待我媒人，我媒人是經不住擰的。那知你家這位弟媳好得很，他就同做過幾回新娘的一般，真個熟識得很。走進門去也不曾做第二件事，下手就把個媒人搬著擰出來了。」周仁、周義看他跌得這樣，委實過意不去，便招呼了一陣。褚彪忽然站起大笑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委實我還算賣著便宜呢。不過門里門外的應一應典故，假若真由牆這邊擰到那邊，那我小呆子真個要去見閻王老子了。」說罷又笑了一陣，自去房中睡覺不提，但這褚彪因何送房的時候尋不著他，此時忽然由裡面擰出來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只因大眾鬧新房的時候，褚彪也走到房裡，其時酒已吃得七跌八跌的，大眾在那裡鬧新人，獨他一個人走進帳幔裡面。只見那大牀旁邊又掛了一條綠門簾，心中詫異道：這旁邊還有暗房，多分是偷漢子的婆娘預備藏漢子的了，我倒要進去望一望呢。當下鉤起門簾，走到裡面，再一細看，原來沒有別物，只有一個馬桶。心裡想道：可憐我褚彪堂堂的一個漢子，不如這只馬桶。想他一成了模樣，就姑娘、大娘的同他親熱不過，也不曉得他還是有些香，還是有些甜，我倒要調查調查呢。當下向地下一坐，就把那鼻子向馬桶上去聞。不料他究竟有了酒了，才向馬桶上一伏，忽然的鼾呼大睡。到了送房過後，祝三妹走近幔裡，直覺得有人在裡面打呼。心裡就疑惑，怕有鬧房的人酒醉睡在裡面。祝三妹這樣的女英雄，諒情絕不同做新娘的尋常婦女那樣羞羞澀澀的形像了。當下就取了一支燭火走到帳面四處一望，並看不見一個什麼人。及之再一細聽，方知在馬桶弄裡。就此把門簾一消，只見一個人伏在馬桶上面打呼。便輕輕伸了兩指拈住那人的耳朵，把頭拉了轉過來一望，方知就是褚彪。褚彪被他一提，登時驚醒，曉得不能同這位姑太太違拗，便四手四腳的朝起一環。祝三妹暗道：這個果囚，倒很乖巧。就此提了他的一隻耳朵，就同拎的一隻黃泥貓一般，走到房門口，掀起門簾，「通」的向門外一擰。就此新郎新娘自然解衣就寢，夜間之話前書已經提明，不必再表。到了第二日，自然回門、謝酒例行之事統統做過。周仁、周義、褚彪就要先行回營，去向濟公商議。濟公想道：如放他們同去，必有七日大難，反轉於正事多費周折。但天機不便洩漏，便故意的裝著怒氣勃勃的道：「你們可是要走嗎？俺曉得不是你們要走，是因為和尚天天在這裡花錢費鈔，有些捨不得了。」周仁道：「那有這樣說法。」濟公道：「既不是這樣說法，你不許開口，候著俺那天叫你們走，你們再走是了。」周仁等那敢多言，只得安心適意專候聖僧命下。

直到臘月初八，江南俗例地臘節，和尚都到寺主家化齋，為叫打臘八。盤山谷這地方雖然是一處小村市，卻有一個大叢林，名叫碧雲寺。內有一方丈，法名愛田，委實苦心修煉，年已八□九歲，稍能通得禪機。這日帶了兩個徒弟，一個敲著銅鑊，一個抗著禪杖，各家募化臘八。後面有一道人挑了一副籬擔，人家佈施米谷香錢都放在裡面。卻然挨戶的走到了祝三公家化過緣，出外見對面大門上貼了一個剽匪營中營周公館的門條。他以為祝家把兩邊宅子租了人家住的，遂帶小和尚敲起法燒，領了進裡，一直走上廳屋。看見兩個少年在旁邊下棋，一個和尚坐在上首桌上吃酒，面前擺了一大盤狗肉。和尚暗暗念了一句「善哉」，便走至濟公前，施了一禮。濟公把他一望，知是有點根抵的，便伸出釘把手，在桌上一頓畫，向那和尚道：「俺桌上這八個字，你能參透出來，俺和尚助你一擔白米。」那和尚就桌上一看，但見金光綻綻的八個字，說的是：何謂如來？何謂觀音？那和尚定一定神，說道：「

佛號非真有佛，儒經之理能融。

見賓承祭告仲弓，就是如來妙用。

誰是洛伽山外，豈真紫竹林中？

總雲眼界是虛空，怨字終身為重。」那和尚說畢，濟公拍手道：「妙呀，妙呀！你去罷，米已送到了。」和尚走到外面，見那道人果然挑了一擔白米。和尚問道人道：「這米怎樣來的？」道人道：「師父怎這樣糊塗？你自己分了幾次用衣袖籠得來，那裡倒忘掉了嗎？」和尚就閉目一想，也覺得自己就同是真個送了幾趟到來似的。再把衣袖翻開一望，裡面果然還有倒不盡的幾粒白米。由此這和尚禪機大進，後傳另有交代。

但濟公聖僧自和尚去後，他自然照舊吃他的酒了。那知一塊肉將要進嘴，忽然向桌上一落。濟公曉得有事，就把靈光一按，知道馬如飛同周禮又來探信，這時在吃食店裡吃了點心，沒有錢會帳，正然在那裡受窘呢。暗想道：如讓他們到來，那招訪的公事必定是要拿出，這祝老頭子生性的脾氣是古怪不過；若聽說官長行公事來訪他，大約他情願丟老命都不肯去，不是反轉把事情弄差了嗎？若叫到來不拿出公事給他看，他兩個人怎樣消差？心中想了一想，暗道：必須如此如此，方不泄機漏會。隨向周仁要過六錢銀子，又作了一個法，寫了一封信，叫他二人就憑這信回令。列位不記得前回書中不是說的馬如飛、周禮直到盤山谷下招訪祝三公、祝善、祝慈、祝三妹的公事，順訪周仁等四人，不就是臘月初八地臘節的日期嗎？但那馬如飛、周禮得了濟公的信，回了大營，將信呈上。

張欽差、楊魁看了濟公的信，不免覺得他們把軍務大事當為兒戲。也叫難星將至，二人便商議道：「皇上著我等統兵滅寇，軍務功罪皆在我們兩人身上。如聖僧同周氏弟兄幫同效力，不過一時間仗的義氣，俗說叫作奉請不奉調，我等何能專候他們行止。如今守坐虛耗，早也破金光寨，晚也破金光寨，到了今日可算這金光寨不知什麼形像。如今權奸當國，前日看宮門抄，報罷寇槓參知政事，大約秦、金二丞相又將起用。這二人本同忠正的人很過不來，假如他們得了信息，奏我們一個虛糜國幣，懈玩軍情，那處分不專在我們兩人身上嗎？」就此兩人議論了一陣，卻因小南海那水上機括□分厲害，真個無法可想，也只得急在心裡罷了。

這時已是臘月天氣，應派交冬數九，寒冷不堪。那知□一、□二這兩日，天光忽然暴暖，同四五月裡差不多。人人著的袂衣，還是渾身是汗。到了□三夜分，突然大風大雨，電雷交加。張欽差同楊魁議道：「這可算冬行夏令，主世上有非常之殺戮。如今金人據淮，草寇四起，也算是天時人事相維不忒。」說罷，便歎了一口氣。楊魁道：「還算我等運會，狄小霞不惜資財，造了這一座堅固營盤，地勢是高的，營房是多的，土圩是厚的，拱手便讓了我來棲止。假如這樣的大風大雨，還在那張家窪那營盤裡面，這一夜鬼哭神號，倒不知怎樣是好了。」說著只聽那外面風聲雨聲越過越大，整整落了一日一夜。饒著這樣的堅固營房，還倒了幾處。到了□四、□五兩日，暴雨雖是不落了，還是陰雲四合，細雨霏霏，那天便轉過冷了。張欽差同楊魁坐在帳上議論，把兩次勝仗情形並束高陣亡應請的恤典，預備做一折子申奏出去。忽聽營外有一人大喊著，似歌非歌，似唱非唱的，營前繞到營後，那嘴裡說道：

膏藥不賣錢，問與僧人可有緣？賣藥不賣鈔，專顯我僧人真奧妙。有人吃我藥一粒，七日之中可不吃。僧人普救世間人，莫叫無緣空饒舌。

就此營前營後統來繞去，嘴裡只唱著這幾句話。張欽差道：「聽他嘴裡僧人僧人的，一定是個和尚了。」隨即著了一個帳前的小校到營外去查點。不上一刻，那小校回報道：「外面是一個遊方的畜和尚，挑了一副高肩擔子賣藥，那擔子上面綁了一個小小的香盤，盤裡有□幾顆丸藥。末並想向他取一粒來給大帥同將軍觀看，那知他寶貝得同珍珠似的，再也不肯。末共同他商議至再，他說這丸藥是個人個分的，少去一粒，便要多死一人。被末弁纏擾不過，他拿出一張仿單，叫末並給元帥、將軍觀看。」說畢，便將那仿單呈上。但見上寫著是：

老齊水真人救世八保丹：一保妖氣不傷身，二保淫氣不動心。

三保劍氣不損命，四保寒氣不凍人。

五保濕氣不著體，六保勇氣去敵兵。

七保疫氣不生病，八保穀氣可充饑。

張欽差、楊魁看畢，見他既不賣錢，冒著雨在此叫喊，又因仿單上所說的話與行軍最有關合，曉得是位高人，不是無因到此。便著小校出營將那和尚請進大帳。小校領命出外，便向那和尚喊道：「賣藥和尚，我家元帥、將軍請你進帳買藥呢！」那和尚掉頭笑了一笑，突然不見。不知這和尚所往何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